

# 旧物店主对电力史情有独钟 奔波筹建首个“电表博物馆” 他想为数千只上海老电表寻归宿

## 小人物

沿着浦东新区三林老街一直走，东林街99号的门牌隐藏在沿街众多老房子中。但附近“懂行”的人都知道，这间其貌不扬的旧物店内“别有洞天”。作为2000多枚老电表的收藏者，店主马继秋至今仍在为它们的归宿奔波。他希望，这些横跨清末至现代，记录着上海电力发展进程的“老家伙们”能够在一座电力主题博物馆内终老。“就算建成这个博物馆可能要10年、20年的时间，我也一定要完成它。”

青年报记者 钟雷

“那时候我对电力一无所知，但因为这个老电表，我开始好奇上海是什么时候有电的，上海电力发展的历史是怎样的，对电力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有了兴趣。1879年上海乍浦路一幢仓库里亮起了中国第一盏电灯……”

推门走进马继秋的旧物店，你无法将目光从墙上数百枚电表移开，四五米高的墙面上，每隔20厘米就挂着一枚老式电表，从国产的铁皮外壳电表到进口的玻璃外壳电表，各色形态不一的电表“爬”满了四壁。“这是美国通用公司造的，这个是西门子公司造的，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这是20年代的。”见有客人上门，盘着头发、蓄着胡须的马继秋从屏风后走出，介绍起自己满墙的收藏。作为这间旧物店的店主，在圈内他还有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旧市主。

用马继秋自己的话说，如今的他没有“正经职业”，唯一的兴趣就是淘旧货。18个国家，60多个品牌，200多个型号，2000多枚电表，近三年的时间里，从清末横跨至现代的诸多电表都被他收入囊中。

马继秋淘旧物已有4年，但与电表“来电”却是源于三年前的一次偶遇。2015年，奔波在上海各个废品回收站的他在淘宝贝时无意间邂逅了一块玻璃外壳的老式电表。“是一枚上世纪40年代美国Sangamo公司产的电表。那之前觉得电表都是破铜烂铁，但这款电表让我突然觉得它很有机械美感和工业的设计感。”在虹口区的那家废品回收站，马继秋花费几十元钱将这枚电表带回了家。“喏，就是这枚。”他边说边手指墙面示意，至今他仍然把收购的第一枚电表挂在店内醒目的位置。

每当收购了新物件，马继秋都习惯要打理一番，再查查资料了解其历史。“那时候我对电力一无所知，但因为这个老电表，我开始好奇上海是什么时候有电的，上海电力发展的历史是怎样的，对电力方面的科学知识也

有了兴趣。”从那之后，每次出去淘旧物，他都特别留意散落的电表，每得到一枚电表，势必要追根问底一番，“以前我在店里搭了个帐篷，帐篷旁边放台桌子，桌子上放个电脑。一度吃睡都在店里，基本上是困了就睡，醒了就查资料研究。”

“1879年上海乍浦路一幢仓库里亮起了中国第一盏电灯，1882年上海创办了第一座发电厂……”如今，说到电力发展史，马继秋总能脱口而出，就连科普电力知识、节电技巧也不在话下。他说，对于电表的痴迷把他彻底领入了“电”的世界。

“我也不淘气，就是心思不在学习上，我觉得自己是不笨的。”经历了人生的一番大起大落后，马继秋一头扎进了旧物堆，“起初干这个是为了赚钱，但倒腾了几年下来，钱没赚到，电表倒是越来越多了。”

别看谈起电力发展史、电力知识，马继秋动辄能聊上一两个小时，但实际上，他却连初中的毕业证都没拿到。“我也不淘气，就是心思不在学习上，我觉得自己是不笨的。”平日里，他并不在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真实学历，“你吹牛也没用，三两句就会露陷。”

中考失利后，16岁那年，马继秋只身离开黑龙江的小山沟，前往深圳闯荡。“到深圳给我触动很大，当时在老家开桑塔纳的都是大款，结果到深圳一看，连出租车都是桑塔纳。”虽然立志做一名白领，然而从保安干到流水线工人，在深圳的两年，他始终没能找到一条融入“体面人”的道路。“别人说去深圳打拼，但我当时连一技之长都没有，拼的资本都没了。”

回老家卖了几年保险后，2002年马继秋随朋友一道前往上海发展，本以为凭借在老家干保险积累的经验，在上海能很轻松的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很快现实又向他泼了冷水。“跑到人才市场，招聘的人一开口就问：会开车吗？什么学历？会说



作为2000多枚上海老电表的收藏者，马继秋(右)的梦想是建一座电力主题博物馆。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外语吗？”在上海呆了两三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只能找到月薪两三千的工作。“当时我告诉自己，打死不能回去，一定要衣锦还乡。”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一度穷到没钱吃饭的他开启了沪漂生涯，卖过爆米花、卖过报纸、做过银行推销员、在庙会卖单口相声卖过多功能菜刀，只要看到赚钱的机会，他都不惜一试，最后终于在一家宽带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凭借有之前历练的销售经验，他一天的签单数就可以顶别人一周。凭借出色的业绩，他很快被领导提拔，当上了上海地区的营销总监，然而就在他觉得自己的职业道路走上正轨时，公司却突遭变故破产，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他变卖了房产，赔光了所有积蓄。“当你刚刚对这个城市有些归属感时，一切突然都没了。”

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马继秋偶然发现买卖旧货能赚钱，遂正式跨入“旧货贩子”的行列。经历了人生的一番大起大落后，马继秋一头扎进了旧物堆，“起初干这个是为了赚钱，但倒腾了几年下来，钱没赚到，电表倒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的电表流向都是废品站，随意的丢弃也导致许多老电表的损毁，如果我不去收集他们，再过二三十年，谁再去想保护可能就没机会了。”“上海堪称万国电表博览会。上海没有这样的博物馆，我要填补这个空白。”

收藏电表有什么意义？这

是身边人常问马继秋的一个问题。“收藏字画、玉器这些艺术品的有很多，电表有什么好收藏的？价值在哪里？”在他看来，电能的发现和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影 响极其深远，“电是极其重要的能源，如果没有了电的人类社会，是不可以想像的，那将是巨大的灾难，而电表的发明让电能得以商品化，老百姓才因此得以受惠。”在他看来，电表最直接见证了人类是如何使用电的，这些电表完整地记录了上海早期的电力发展史，而这一历史也等同于人类早期的电力发展史，因此历史价值极其珍贵。

在兴趣的驱使下，马继秋不断收集电表，然而当藏品数量达到六七百件时，资金和场地的问题开始困扰这位“电表迷”，“本来就挣不到多少钱，只出不进，经济上愈发拮据。”另一方面，随着藏品的不断累积，马继秋渐渐觉得，收集和保护的这些电表已经是迫在眉睫。“很多的电表流向都是废品站，而在流通过程中，随意的丢弃也导致许多老电表的损毁，如果我不去收集他们，再过二三十年，谁再去想保护他们，可能就没机会了。”

这些电表的归宿在哪里？随着手头的电表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反复回荡在马继秋的大脑中。不久，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电表的归宿应该在博物馆，我想建立起上海第一家电表博物馆。”

“上海是一座非常伟大的城市，上海的历史背景让它汇集了当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电表，堪称万国电表博览会。”包含2000多枚电表在内，目前马继秋共收藏了与电力相关的周边藏品一万多件。在他的设想中，他想要

建设的电力主题博物馆，将是集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美术馆、旅游景点为一体的场所。“通过一枚枚小小的电表，来回顾人类的电力发展史，科普电力科学知识，安全用电知识，以及展示人类现在的电能应用水平，未来的发展概念等。”马继秋说，现在人们身边到处有电的身影，人们每天都在用电，但是真正懂电的人太少。“我们必须通过科教的形式来普及电力科学以及安全用电知识，尤其是要和电器品牌电动汽车企业合作普及用电节能等知识。”

然而，建馆场地和资金问题却成了“拦路虎”，在许多人眼中，没钱没资源的他办博物馆是天方夜谭。“有人跟我说，博物馆是高级的文化项目，富豪才能玩得起。你一个要学历没学历，要钱没钱的人，不要异想天开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马继秋至今仍在四处奔走，寻找让博物馆落地的途径。“上海没有这样的博物馆，我要填补这个空白，让它成为上海文化旅游界的一张闪亮的名片。”他也希望，能够借助社会力量的帮助，共同建成这座值得期待的博物馆，给上海电力事业发展的“见证者”找一个好的归宿。

##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系：qnbxiaorenwu@sohu.com